

世界文学名著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裴家勤译



# 安娜· 卡列尼娜

湖南文艺出版社

7512.44

22=2



389808

安娜·卡列尼娜

(上册)

[俄]列夫·托尔斯泰著

裴家勤 译

责任编辑:郭锴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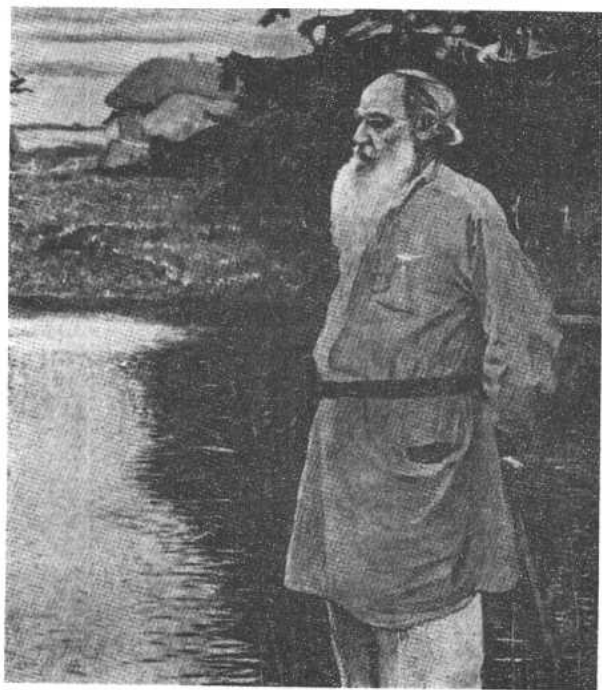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625 插页:3

字数:400,000 印数:1-10,000

豪华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537-1}{\text{I} \cdot 1226}$  定价:26.2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韶山路 158 号 邮编:410004)



列夫·托尔斯泰(油画)

〔俄〕M·涅斯特洛夫绘

1907 年



基蒂、安娜和弗龙斯基在舞会上  
(第一部第 22 章)



安娜在赛马场上  
(第二部第 29 章)



列文在草场上和农民谈话  
(第三部第 11 章)



卡列宁决定同安娜断绝关系  
(第四部第4章)

# 目 录

## 上 册

|           |     |
|-----------|-----|
| 第一部 ..... | 2   |
| 第二部 ..... | 145 |
| 第三部 ..... | 293 |
| 第四部 ..... | 431 |

## 下 册

|           |     |
|-----------|-----|
| 第五部 ..... | 531 |
| 第六部 ..... | 667 |
| 第七部 ..... | 811 |
| 第八部 ..... | 932 |
| 译后记 ..... | 993 |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sup>①</sup>。

---

① 引自《圣经·新约·罗马人书》第十二章，全句为：“亲爱的兄弟，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 第一部

幸福的家庭全都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奥布隆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当妻子知道丈夫同过去的法国女家庭教师有染时，向丈夫宣布再也不能与他一起生活了。这一状况已持续三天，不仅夫妻双方，包括仆人在内的所有家庭成员都为此而备受折磨。大家都觉得这样住在一起没意思，即使在大车店里萍水相逢的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比他们这家人融洽些。妻子闭门不出；丈夫三天没回家；儿女们像野孩子似的满屋乱跑；英国女家庭教师同女管家闹翻了，给女朋友写信求她给找个新的工作；厨师昨天正当吃午饭时走了；打下手的厨娘和马车夫也要辞工。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捷潘·阿尔卡季奇·奥布隆斯基公爵（社交界管他叫斯季瓦）像往常那样于早晨八点醒来，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书房里的鞣皮沙发上。他把自己那保养得很好的丰腴的身子在软绵绵的沙发上翻动了一下，又从另一侧抱紧枕头，把脸颊贴在上面，仿佛还想睡一大觉，却突然又坐起来，睁开了眼睛。

“啊，啊，怎么回事？”他回想刚才做的梦。“啊，怎么回事？对了，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sup>①</sup>请客。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施塔特就在美国。不错，阿拉宾把饭菜摆在玻璃桌子上，桌子还唱歌，唱的是《我的宝

---

<sup>①</sup> 德国一个城市。

贝<sup>①</sup>。啊，不是《我的宝贝》，而是一首更好听的歌。还有那些小巧玲珑的酒杯，它们原来是女人。”

奥布隆斯基快活得两眼生辉，又笑吟吟地沉入回想。“对，真妙，太妙了。还有许多绝妙的事，可惜讲不出来，醒了以后甚至想也想不起来。”他发现，从一幅呢绒窗帘的边上已透进一道晨光，便愉快地从沙发上垂下两腿，用脚摸索到那双有妻子绣的花并被加工成金黄色的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然后像九年来已经习惯的那样，还没下床，便把手伸向通常在卧室里挂睡衣的地方。这时他才突然记起自己不是睡在以及为什么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自己的书房里。微笑从脸上消失了，他皱起了眉头。

“唉，唉！真糟糕！……”想起两天前发生的事，他叹起气来，脑海里又浮现出同妻子吵架的所有细节，又想起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使他最为苦恼的他自己的疏忽。

“是的，她不会原谅我，也不可能原谅。最糟糕的是一切全怪我；全怪我，而我又并无过错，这就是整个悲剧之所在。”他想。“唉，唉，唉！”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他最为尴尬的情景，绝望地叹着气。

最令人不快的是开头那一分钟。当时他刚从剧院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地回来，手里拿着一只准备送给妻子的大雪梨，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她，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在卧室里见到她时，她手里正拿着那封把一切都暴露无遗的该死的信。

她，那个总是忧心忡忡、忙忙碌碌，他认为是头脑简单的多

---

<sup>①</sup> 原文为意大利语。以下凡排仿宋体者，均为原文中的外语，未注明者均为法语。

莉，拿着那封信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用恐惧、绝望和愤怒的目光望着他。

“这是什么？是什么？”她指着信问。

每当回想起这一情景时，使奥布隆斯基感到苦恼的与其说是事情本身，不如说是他答复妻子这一问题的方式。

当时，他就像那种干了什么极为可耻的事而被当场抓住的人一样，对事情败露后该如何面对妻子毫无思想准备。他没有抱屈，没有否认，没有请求宽恕，甚至没有装做满不在乎——这些做法都比他当时的做法强！——而是不由自主地（“脑神经的反射作用！”喜欢生理学的奥布隆斯基心想。），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露出他常有的那种憨厚，因而也是愚蠢的笑容。

为这愚蠢的笑容他不能原谅自己。看见这一笑容，多莉像受到什么生理上的刺激似的浑身一哆嗦，怒火突然爆发，以她特有的泼辣劲儿甩出一连串尖刻的话语，随即冲出了房间。从此，她便不愿再见到丈夫了。

“都怪那个愚蠢的笑容。”奥布隆斯基心想。

“可是该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却答不上来。

## 2

奥布隆斯基对待自己从来是诚实的。他不能欺骗自己，硬说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悔恨。六年前当他第一次对妻子不忠时，他曾感到悔恨，现在不行了。他是一个三十四岁的美男子，还是个情种，妻子却已是有五个活着的与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

亲，又只比他小一岁，他并不为自己已不再爱她而感到悔恨。他后悔的只是没能更好地瞒住她。不过，他感到自己已陷入困境，觉得妻子、儿女和自己都很可怜。要是早知道这件事会这样刺伤她，他可能会更好地把自己的罪孽瞒住妻子。他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模模糊糊觉得，妻子早已猜到他对她 not 忠，并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甚至觉得，她这个年华已逝、不再漂亮、已经毫不出众的女人只不过是贤妻良母，理应对他宽容一些。谁知却完全不是这样。

“唉，真糟糕！唉，唉，唉！真糟糕！”奥布隆斯基不停地自怨自艾，一筹莫展。“没发生这事之前，一切多么好，我们生活得多么顺遂！她满足于照料孩子，为此感到幸福；我则在各方面都不干涉她，随她怎么去照管孩子和料理家务。不错，她<sup>①</sup>过去是我们的家庭教师，这一点的确不怎么样。不怎么样！追求自己家里的女家庭教师，未免有点庸俗，有点下流。可她是一个怎样的女家庭教师啊！（他眼前清晰地浮现出罗兰小姐那双调皮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不过要知道，当她在我们家时，我可没有放肆过。最糟糕的是她已经……这一切就像是故意跟我作对似的。唉，唉，唉！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毫无办法。只有一个通常用的办法，那就是生活教会他的对付一切最复杂、最难以解决的问题的办法：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忘掉一切。用做梦来忘记已经不行了，至少白天不行，已经再也听不到酒瓶女人唱歌了。这么说，只好在生活的梦中忘记。

“走着瞧吧，总会有办法的。”奥布隆斯基心里说，随即站起来，穿上蓝色丝绸衬里的灰色睡衣，把腰带一系，往宽阔的胸腔

---

① 凡黑体字均为原文的斜体字，下同。

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迈开轻盈地托着他那肥胖身躯的八字脚，精神抖擞地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使劲打打铃。应着铃声，忠实的老仆人马特维立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衣服、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也拿着刮脸用具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

“衙门里有公文来吗？”奥布隆斯基接过电报，对着镜子坐下来问道。

“放在餐桌上了。”马特维回答。他用疑惑和同情的目光看了老爷一眼，停了片刻，又狡黠地微笑着补充道：“马车行的老板派人来过。”

奥布隆斯基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在镜子里看了马特维一眼，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了，从这目光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非常了解的。奥布隆斯基的目光仿佛在问：“你干吗给我谈这个？难道你不知道？”

马特维把双手插进上衣口袋，往前挪动了一下脚，默默地、和善地、微微含笑地看着自己的老爷。

“我吩咐他下个礼拜天来，这之前就别来给您，也给他自己找麻烦了。”他说，这句话显然是事先想好的。

奥布隆斯基明白，马特维是想说句俏皮话，显显自己。他拆开电报读了一遍，一面读一面凭揣测纠正那些通常总会译错的字，读完后立即容光焕发。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明天就来了。”他暂时停住理发师的手说，那只光滑、丰腴的手此刻正在他那又长又卷曲的连鬓胡中剃出一条粉红色的纹路。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一回答表明，他和老爷一样明白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这次来访的意义，就是说，奥布隆斯基心爱的妹妹可能会促成他们夫妻和解。

“她一个人来，还是同姑爷一起来？”马特维问。

奥布隆斯基无法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给他刮唇髭，于是便竖起一根手指头。马特维冲着镜子点点头。

“一个人来。得收拾一下楼上的房间吧？”

“去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sup>①</sup>，她会吩咐的。”

“禀报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马特维有点疑惑不解地问。

“对，禀报她。把电报也带上，给她看看，看她怎么说。”

“您这是想试探一下。”——马特维明白了，但只说了一句话：

“是，老爷。”

奥布隆斯基已经梳洗完毕，正准备穿衣服时，马特维回来了，他手里拿着电报，在软绵绵的地毯上缓慢地挪动着那双咯吱作响的皮靴。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里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让我禀报您：她要走，随他，也就是随您怎么安排。”马特维说，只有眼睛含着笑意，说完便把手插在兜里，歪着脑袋看着老爷：

奥布隆斯基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漂亮的脸上浮出了一丝和善却又有点苦涩的微笑。

“怎么办，马特维？”他摇摇头说。

“不要紧，老爷，会解决的。”马特维说。

“会解决的？”

“对，老爷。”

“你这样想？谁在那儿？”奥布隆斯基问，他听到门外有女人衣服发出的窸窣声。

---

① 即多莉，达里娅是多莉的本名，亚历山德罗夫娜是父名，以本名和父名相称表示尊敬。